



汉译佛经故事的类型追踪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1)01-0066-08

● 刘守华

[摘要] 本文是“佛经故事传译与中国民间故事演变”(03BZW057)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语篇。作者在解读数部佛经故事之后,参照国际民间叙事研究通行的 AT 分类法,从千余则佛经故事同万余篇中国各族民间故事叙事形态的比较解析中,探寻出彼此相对应的五十多个故事类型,成为在微观研究基础上向宏观审视扩展的重要成果。

[关键词] 佛经故事;母题;类型

[中图分类号] 127

[文献标识码] A

以上各章,我们一方面就那些容纳故事较多的佛经,从《贤愚经》到《六度集经》,从《经律异相》到《譬喻经》,将其中的故事和中国民间故事进行比较解析;另一方面就中国藏族、傣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口头故事传承和佛经故事进行专题评说,由此探索印度民间故事借佛经汉译传入中国并“蜕化为国有”的有趣事实。这些大体均属于一则又一则故事的微观研究。现在我们拟运用故事学中划分情节类型的方法,提取印度佛经故事和中国民间故事中的对应类型,对其相互影响、联结的广泛程度再作一次宏观探索。

先从故事学中的“母题”和“类型”说起。

“类型”一词我们并不陌生,按汉语辞书上的解释,类型是“按事物的共同特质、特点而形成的类别”。故事学中的“类型”,源自芬兰学者安蒂·阿马图斯·阿尔奈(Antti Amatus Aarne 1867~1925)于 1910 年在《民间故事类型》一书中对各民族民间故事作比较分析时所使用的 type 一词。民众口述民间故事(含其他样式的口头文学)有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由不同人口中讲出的故事,它们的情节结构常常大同而小异,甚至远隔千山

西北民族研究

N. 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1 年第 1 期(总第 68 期)

2011.No.1(Total No.68)



万水的人,所讲出的故事也惊人地相似。故事学家通过比较其异同,将这些文本归并在一起,称之为同一“类型”。类型是就相互类同或近似而又定型化的主干情节而言,至于那些在枝叶、细节和语言上有所差异的不同文本则称之为“异文”。越是引人入胜的故事,它的异文也越多,例如《灰姑娘》、《蛇郎》、《找好运》等著名故事,在世界各地记录成文的异文就分别达到几百篇之多,形成一个个覆盖广大地域的“故事圈”。

故事学中“类型”相关的还有一个常见概念——“母题”(motif)。母题在文学研究各个领域的含义不尽一致,就民间叙事作品而言,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情节要素,或是难以再分割的最小叙事单元,由鲜明独特的人物行为或事件来体现。单一母题构成单纯故事,多个母题按一定序列构成复合故事。如《蛇郎》就由“女嫁蛇”(异类婚)、“姐姐谋害妹妹冒名顶替”、“变形复仇”和“被害人复活”(大团圆)等几个母题构成,形成一个“母题链”。包含多个母题的复合故事,常有一个核心母题对故事构成起主导作用,可以看作是“故事核”。许多故事的名称也往往由此而来,如“老虎怕漏”、“狗耕田”、“百鸟衣”、“煮海宝”、“头上长角”等。

由于“母题”这个汉译名称容易产生歧义,常和“主题”相混淆,任教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金荣华教授便在撰述《六朝志怪小说情节单元分类索引》一书时,提出将故事学中的“母题”译名改为“情节单元”的主张,认为这一改动可使其含义对读者更为明了。现在已有不少学人使用“情节单元”来分析民间故事结构。但“母题”一词已通行多年,其约定俗成的用法日渐普及,实际上难以被替代。这两个概念可以由学人自行选择使用。

随着故事素材的大量积累和对具体故事类型研究的逐步深入,故事学家进一步将流行于广大范围内的成千上万篇故事一一进行辨析,划分为若干类型,编制成“故事类型索引”;还有的学人编制出“母题索引”。它们都是对故事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又给人们进一步从微观到宏观研究故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关于类型的确立及母题的解析,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在(Stith Thompson 1885~1976)《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一书中,作了最具权威性的说明。他说:

一个类型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传统故事,可以把它作为完整的叙事作品来讲述,其意义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故事。当然它也可能偶然地与另一个故事合并在一起讲,但它能够单独出现这个事实,是它的独立性的证明。组成它们可以仅仅是一个母题,也可以是多个母题。大多数动物故事、笑话和轶事是只含一个母题的类型。标准的幻想故事(如《灰姑娘》或《白雪公主》),则是包含了許多母题的类型。

他特别强调指出:“对于民间叙事作品的分类,必须将类型与母题清楚地区别开来。”“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而一个类型却是由“一系列顺序和组合相对固定”的母题所构成的,它的基础是一个叙事完整而独立存在的故事。

“类型”和“母题”,已成为故事学领域中为国际学人所公认的通行概念。中国学者对它们也逐渐熟悉起来,由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通力合作完成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市卷本中,就附有各省的“常见故事类型分布图”和“常用故事类型索引”;另外,就某些故事类型作深入探讨的文章,以及运用母题、类型解析方法来建构故事史、故事学的论著,也日渐增多。

故事类型研究,除搜求同一类型的众多异文,进行解析比较,深入理解其思想艺术特征,追寻这一类型的生活史,并由个案研究提示民间故事构成演变的基本规律之外,还有一项更为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在上述分别研究的基础上编纂“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最著名的成果是由芬兰阿尔奈完成,后经美国汤普森补充修订,于1961年问世的《民间故事类型》(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此书通常被学人称为“阿尔奈—汤普森体系”或“AT分类法”。

AT分类法问世后,各国学者竞相采用这种方法编纂本国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早在1931年,钟敬文先生就发表了《中国民谭形式》一文,归纳出45个中国常见民间故事类型并写出了它们的情节概要,在这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从那时起,在中外学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迄今已有四部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著作陆续问世,它们是:

1937年出版的德国学者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文版于1999年在商务印书馆问世。著者依据300多种书刊,归纳出300多个类型。

1976年由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编撰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著者广泛搜求1966年之前问世的中国故事资料,从7300多则故事中,按AT分类法归纳出843个类型。它的中文版于1986年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问世,2008年又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这是今天国内外检索中国民间故事运用得最为广泛的一部工具书。

2007年,又有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的金荣华教授编著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在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问世。此书沿用丁著的故事分类体系而加以改进,类型总数增加到970个,涵盖的中国故事著作除《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之外,还有《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和《中华民族故事大系》(上海文艺出版社),并涉及相关的外国故事,是现今搜索最为广博、材料最为鲜活的一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此外,还有祁连休所著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于2007年在河北教育出版社问世。它既是一部研究性论著,又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的详尽索引。它“立足本国”,按中国故事文化特质确立类型,同时又注明AT分类法的编码以利比较对照。在对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含传说)的发掘梳理上成为一部受人称道的巨著。

有了这几部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专题著述,对中国古代故事类型的传承流播情况有了一个全盘印象,再去探索印度佛经故事楔入中国民间故事的轨迹就较为便利了。

二

艾伯华所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尚未关注中国故事同汉译佛经故事的关联。丁乃通在编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时,对佛经故事的渗透作过一番认真的清理和思考,他在该书的《导言》中告诉我们:“百分之几的中国故事类型可以认为是国际性故事呢?本书列入了843个类型和次类型,仅有268个是中国特有的,……这么多的国际类型会在中国存在,这现象不能仅仅归功于纪元68年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因为中国佛教文献里的民间故事,并不像欧洲学者们曾经一度想象的那么多。”他在索引中列出中国故事中来自于印度的类型共39个,其中可判定源自佛典的只有两三例,显然疏漏甚多。有鉴于此,青年学人吴海勇便在2004年出版的《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一书中,专列“民间文学与宗教文学”一章,并按AT分类法,从中古汉译佛经中搜寻到民间故事类型55例。它们是:

动物故事

20C型“逃避世界末日”,51型“狐狸分干酪”,59型“豺狼挑拨离间”,68A型“瓶为陷阱”,76型“狼和鹤”,91型“猴子的心忘在家里”,160型“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178A型“主人与狗”,181型“人泄露了老虎的秘密”,214型“身披狮皮的驴子”,220B型“乌鸦和老鹰的战争”,221型“选举鸟王”,222A型“蝙蝠在鸟兽之战当中”,225A型“乌龟让老鹰带自己飞”,233B型“鸟儿带网飞走”,246型“黄雀伺蝉”,293型“肚子和人体器官争大”,293A型“身体两个部分不和”,325A型“两术士斗法”。

普通民间故事

449A型“旅客变驴”,471B型“老父阴曹寻子”,518型“群魔争法宝”,552A型“三个动物连襟”,555型“感恩的龙公子”,613型“二人行”,736型“鱼腹藏指环”,763型“寻宝者相互谋害”,804型“彼得母亲从天上掉下”,834A型“一坛金子和一坛蝎子”,851A型“对向公主求婚者的考试”,875B1型“公牛的奶”,875D1型“找一个聪明姑娘做媳妇”,910F型“争吵的儿子和一把筷子”,910K型“戒言和尤利亚式的信”,926型“所罗门式判决”,926型“争执的物件平分分为两半”,926B1型“谁的袋子”,930型“预言”,980A型“半条地毯御寒”,981型“隐藏老人智救王国”。

笑话

1278型“刻舟求剑”,1294型“取牛头出罐”,1310型“惩处龙虾让它在水里淹死”,1317型“盲人摸象”,



1317A 型“盲人和太阳”,1335A 型“数月亮”,1336A 型“不认识自己的水中倒影”,1336B 型“乡民买镜子”,1351 型“夫妻打赌不说话”,1419F 型“袋子里的奸夫”,1586 型“杀蝇吃官司”,1653 型“树下的强盗”,1862D 型“医驼背”,1889 型“鱼吞人和船”,1960 型“大鱼”。

吴著对中古汉译佛经中的叙事作品所作的文艺学研究,其精细、深入程度均值得赞许。它就佛典切入民间文学与宗教文学之密切关联的学术探讨也使读者深受启迪,所列举关涉汉译佛经故事的 55 个跨国故事类型,也是同类著述中最为宽泛的。但它所列举的这些佛经故事,虽然都可以归于上述民间故事类型之中,有印度民间文学的源头可资追寻,但与之相对应的只限于中古时期的一部分出自文人笔下的书面著述,完全未涉及中国各族民间流行的口述故事资料。这就限制了我们对印度佛经故事在中国民间广泛传播并演变蜕化的研究。

在这上头,2004 年问世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就显示出它的鲜明特色和优越性,它因并不以汉译佛经作为专门研究对象,所列出的佛经故事类型只有十来例,而牵涉的同类型中国古代故事特别是近现代采录的民间口头故事数量却十分丰富,以《乡民买镜》这个小故事来说,就列举出同《杂譬喻经》中的同型故事相对应的口述文本达 16 例之多,给学人探寻这一故事类型在中国的蜕化提供了极为丰富生动的素材。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海峡对岸金荣华先生新近出版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它实际上是作为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续篇问世的,不但新增了几十个类型,对丁著沿用 AT 分类法的类型命名、情节梗概作了许多改进,而且是依据有关中国民间故事的三部鲜活巨著编撰而成,这三部大书就是被誉为“中国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之一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此之前完成的《中华民族故事大系》,以及台湾的陈庆浩、王秋桂广采博收,汇萃而成的《中国民间故事全集》。特别是该书还尽可能集纳了译成汉文的同型外国民间故事。由于金荣华先生多年来就致力于研究汉译佛经故事,不断有《从印度佛经到中国民间》这样的学术成果发表,受到学界称道,因而在他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有关汉译佛经故事和中国各族民间故事之对应比较的内容也就格外丰富,成为超出各家著述的亮点了。

经笔者初步检索所得,此书中由汉译佛经故事和中国各族口述故事所构成的类型已达到 50 例以上,它们是:

动物故事

59A 型“狐狸挑拨生是非”^①,91 型“肝在家里没有带”,160 型“报恩的动物和忘恩的人”,176A 型“猴子学人上了当”,214B 型“驴披狮皮难仿声”,243 型“鹦鹉装城隍”,286 型“家畜护主被误杀”,293 型“身体的两个部分不和”。

普通民间故事

460A 型“事出有因,难题可解”,613 型“精怪大意泄秘方”,670 型“动物的语言”,707 型“狸猫换太子”,754B 型“荒屋得宝”,875B6 型“巧女妙智解难题”,875D2 型“巧媳妇妙悟或妙寄家书”,893A 型“至友报恩不明言”,920A 型“男童巧喻熟蛋孵鸡”,926 型“孩子到底是谁的”,926B2 型“钱袋拆穿了谎言”,926D4 型“谁偷了藏在屋外的钱”,926G1 型“谁偷了鸡或蛋”,930 型“送信人福大命大”(预言),947B 型“富贵由天不由人”,950 型“和国王斗智的贼”,969 型“得宝互谋俱丧命”,980A 型“半条毯子御严冬”,989 型“善用小钱成巨富”,1144A 型“群魔争法宝”。

笑话

1201 型“坐轿播种”,1242C 型“猪重相等”,1278 型“刻舟求剑”,1294 型“取牛头出罐”,1310 型“处死乌龟投于水”,1317 型“瞎子摸象”,1336B 型“不识镜中人”,1351 型“夫妻打赌不说话”,1358A 型“偷情不成,付钱脱身”,1375E 型“妻妾镊发”,1444 型“美妇巧戏登徒子”,1526D 型“伪装老实窃巨款”,1534 型“似是而非连环判”,1558 型“敬衣敬财非敬人”,1920J 型“漫天撒谎,比谁最老”。

^① 丁乃通著作此型命名为“豺狼挑拨离间”。几种按 AT 分类法编成的故事类型索引,在同一编号下,类型名称常有差异,本书不再一一注明。

除以上著作外,浙江学人顾希佳于 2008 年在杭州出版社推出的一部规模宏大的《浙江民间故事史》,其中专节论说“由佛经故事转化而来的民间故事”。在浙江地区流行的故事类型中,他也发现了好几个同汉译佛经故事相对应的作品,如 1640 型“勇敢的裁缝”,1641 型“全能博士”等。

三

笔者于 1984 年发表《佛本生故事与傣族阿蛮故事》一文,开始涉足汉译佛经故事研究。2003 年以来又以汉译佛经故事做中华社科基金课题大力投入,迄今已发表关于佛经故事传译和中国民间故事演变的系列论文十余篇,牵涉的佛经故事达数十篇。但这些文章是按集纳故事较多的佛典如《生经》、《六度集经》、《贤愚经》、《杂宝藏经》、《譬喻经》等构成系列的,并未按故事类型排列成序。现在为了从宏观视角上来考察这些佛经故事同中国各民族民间故事的关联,特就笔者系统阅读《大藏经》所得,并参照其他学人研究成果,将彼此对应的同型故事按 AT 分类法的编码排列如下^①:

动物故事

- 20C 反应过度群兽自扰 / 《僧祇律》卷 6 / 《兔子逃“啞儿”》(藏族)
 51B 狐狸分糕饼 / 《十诵律》卷 58 / 《狡猾的红狐狸》(藏族)
 59A 狐狸挑拨生是非 / 《五分律》卷 6 / 《虎王、牛王为什么被狐狸吃掉》(傣族)
 91 猴子的肝放在家里 / 《六度集经》之 36 / 《猴子和鳖打老庚》(陕西)
 113B 猫装圣人 / 《毘奈耶破僧事·老猫》 / 《猫喇嘛讲经》(藏族)
 160 报恩的动物和忘恩的人 / 《六度集经·理家本生》 / 《宝船》(江苏)
 176A 猴子学人上了当 / 《毘奈耶杂事》卷 26 / 《猴子学人》(仡佬族)
 220B 乌鸦和老鹰的战争 / 《杂宝藏经·乌泉报怨缘》 / 《乌鸦和猫头鹰》(藏族)
 225A 飞鸟把乌龟带上了高空 / 《旧杂譬喻经》之 39 / 《爱显示自己的青蛙》(蒙古族)
 243 鹦鹉装城隍 / 《毘奈耶杂事》卷 28 / 《鹦哥和县官》(吉林)
 286 家畜护主被误杀 / 《僧祇律》卷 3 / 《白猫之冤》(蒙古族)
 293A 身体的两个部分不和 / 《百喻经·蛇头尾共争在前喻》 / 《头尾争大》(藏族)
 326E 藐视鬼屋妖怪的勇士 / 《杂宝藏经》之 113 / 《春风夏雨两同年》(江西)
 440A 鸟妻(仙侣失踪) / 《毘奈耶药事·善财与悦意》 / 《诺桑王子和引超仙女》(藏族)
 461A 西天问活佛,问三不问四 / 《贤愚经·檀离品》 / 《范丹问佛》(四川)
 518 群魔争法宝 / 《杂譬喻经·机智小儿为王》 / 《额尔巴丹和克斯仅若尔藏》(藏族)
 555 感恩的龙公主 / 《僧祇律》卷 32 / 《张打鹤鹑李钓鱼》(内蒙)
 613 二人行 / 《贤愚经·善事太子入海品》 / 《太子格登》(藏族)
 654 出门学艺的三兄弟 / 《佛说国王五人经》 / 《三个同路人》(哈萨克族)
 654 动物的语言 / 《旧杂譬喻经》之 24 / 《能识鸟兽语言的国王》(傣族)
 707 狸猫换太子 / 《六度集经》之 23 / 《三姐妹》(撒拉族)
 763 得宝者相互谋杀 / 《旧杂譬喻经·展转相杀喻》 / 《三个贪心人》(上海)
 834A 无福之人会变蛇 / 《百喻经》之 89 / 《一瓮金子》(浙江)
 841A 乞丐不知有黄金 / 《杂宝藏经》之 26 / 《几缸金子》(吉林)
 875B6 巧女妙智解难题 / 《毘奈耶杂事》卷 28 / 《巧媳妇》(湖南)
 875D2 巧媳妇妙悟或妙寄家书 / 《毘奈耶杂事》卷 28 / 《阿秀巧识奇信》(福建)

^① 故事类型名称按金荣华《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列出,每个类型下只列出佛经故事和中国民间故事各一例代表作。



- 851A1 对求婚者的考试 /《杂宝藏经·弃老国缘》/《文成公主》(藏族)
- 893A 至友报恩不明言 /《大庄严论经》之 86 /《邢春风王下雨》(湖北)
- 910 所得预警皆应验 /《天尊说阿育王警喻经》/《三句话》(哈萨克族)
- 920A 男童巧喻熟蛋孵鸡 /《畏奈耶杂事》卷 27 /《九岁知县》(吉林)
- 926 两母争子(孩子到底是谁的) /《贤愚经》之 53 /《机智的法官》(藏族)
- 926D4 谁偷了藏在屋外的钱 /《畏奈耶杂事》卷 27 /《巧知府计捉通奸贼》(海南)
- 923B 负责主宰自己命运的公主 /《杂宝藏经·波斯匿王女善光缘》/《轱角庄》(白族)
- 926G1 谁偷了鸡或蛋 /《畏奈耶杂事》卷 27 /《聪明的哈木基》(羌族)
- 930 送信人福大命大(预言) /《六度集经》之 45 /《阿奎吉达贡玛》(傣族)
- 950 和国王斗智的贼 /《生经》之 12 /《窃贼与汗王》(柯尔克孜族)
- 980A 半条毯子御严冬 /《杂宝藏经·兄第二人俱出家缘》/《传家宝碗》(福建)
- 989 善用小钱成巨富 /《六度集经》之 22 /《一个铜钲发家》(浙江)
- 981 隐藏老人智救王国 /《杂宝藏经·弃老国缘》/《斗鼠记》(湖北)
- 1278 刻舟求剑 /《百喻经·乘船失钥喻》/《刻舟求剑》(先秦寓言)
- 1294 取牛头出罐 /《百喻经·驼瓮俱失喻》/《割牛头要罐子》(山西)
- 1336A 不识水中倒影 /《百喻经·见水底金影喻》/《一块黄金》(维吾尔族)
- 1336B 不识镜中人 /《杂譬喻经·瓮中身影喻》/《镜子》(贵州)
- 1351 夫妻打赌不说话 /《百喻经·夫妇食饼共为要喻》/《一对懒夫妻》(湖南)
- 1358A 偷情不成,付钱脱身 /《毘奈耶杂事》卷 28 /《商人妻子的秘密》(藏族)
- 1444 美妇巧戏登徒子 /《毘奈耶杂事》卷 28 /《推磨》(北京)
- 1526D 伪装老实窃巨款 /《杂宝藏经》之 118 /《世间难分好赖人》(河北)
- 1534 似是而非连环判 /《贤愚经》之 53 /《昏县官断案》(辽宁)
- 1558 敬衣敬财非敬人 /《大庄严论经》之 89 /《请衣裳吃》(维吾尔族)
- 1640 假猎人有点运气(勇敢的裁缝) /《百喻经·五百欢喜丸喻》/《射股臀箭》(浙江)
- 1696 傻瓜行事总出错 /《杂宝藏经》之 78 /《憨女婿》(山西)
- 1920J 漫天撒谎,比谁最老 /《僧祇律》卷 27 /《比岁数》(河北)

这里按 AT 分类法,列出了 52 个共通的类型,均有汉译佛典文本和从中国口头采录的鲜活文本相对照。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学界考察佛经故事影响最完整的一个单子。但限于笔者学力,肯定还有一些共通的故事类型遗漏在外,有待进一步搜寻。

民间故事的类同性可以用相互交流影响、同源分流和不约而同的平行生成三种不同情况来解释。AT 分类法持故事类型的一元发生说,受到许多学人的合理质疑。就上述 52 个中印共通的故事类型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它们统统源于佛经。经过许多年的研究探索,学人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不能断定印度是世界民间故事的唯一源头,而只能把它作为世界民间故事的一个巨大蓄水池来看待。就以这 52 个类型来说,中国的《刻舟求剑》原载于约公元前 2 世纪的《吕氏春秋》之中,早已是先秦古典寓言的名篇;至于佛典《百喻经》所载《乘船失钥喻》,其汉译成书却在公元 4 世纪,前后相隔几百多年。构思和情节虽惊人类似,但我们既没有根据推断《百喻经》故事受过中国先秦诸子寓言的影响,更难以将这种交流影响从时间上逆转过来,看来就只有用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不约而同、不谋而合来解释了。但这种情况并不多,大体而言,这些伴随佛教信仰在中国广泛传播长达千余年的印度故事,同中国风土人情相融合之后,就蜕化为中国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故事类型,在神州大地扎下根来并传承至今,构成为跨国跨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佳话。季羨林先生曾说:“我们虽然不能说世界上所有的寓言和童话都产生在印度,倘若说它们大部分的老家是在印度,是一点也不勉强的。”^①就我们所

① 季羨林.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46.

考察的这些佛经故事而言,可以完全作这样的判断。

关于这些佛经故事同印度民间文学的关系,以季羨林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早已论及,如在《五卷书》译本序言中季先生就写道:

在最初,这些寓言和童话大概都是口头创作,长期流传在人民中间。人民喜爱这些东西,辗转讲述,难免有一些增减,因而产生了分化。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学派,都想利用老百姓所喜爱的这些故事,来达到宣传自己教义的目的,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同一个故事可以见于佛教的经典,也可以见于耆那教的经典,还可以见于其他书籍。①

至于印度民间故事怎样进入佛经,不是本课题的研究重点。本课题所要探寻的是这些借助佛经汉译、佛教传播进入中国的故事怎样在中国本地上落地生根而蜕化演变。

第一,一些故事的情节结构较为完整地脱离佛经宣讲而进入中国各族的民间口述故事之中。我们上文列举的52个类型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情况,如“雁衔龟”、“猫喇嘛”、“猴子和乌龟”、“白猫之冤”、“感恩动物和忘恩的人”、“巧媳妇解难题”、“得宝者相互谋害”、“伪装老实窃巨款”等。这些故事既有新奇巧妙的情节设计,又有紧贴世道人心、发人深省的文化内涵。以家畜护主被误杀的“白猫之冤”这类故事来说,它讲的乍听起来虽是一件家庭琐事,所概括反映的却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常见的社会悲剧,中国故事中的插话:“不明是非,忠奸莫辨,铸成怨情冤案;火盛攻心,恩将仇报,酿成遗恨绵绵!”更强化了这个故事紧贴现实、震撼人心的效果。再如“伪装老实窃巨款”中那位极端“清白”的老好人的奸诈伎俩,即使在一千多年后的当今中国,也足以促人警醒。佛经故事中固然有许多是称颂佛陀及其弟子的佛家义理与救世济人的功德之作,也还有相当数量的是贴近世俗人生、饱含生活智慧的珍品,它们被中国各族民众所吸取,融合在中华故事宝库之中是十分自然而合理的事。

第二,还有一个值得提起的事,就是这些来自印度的佛经故事的某些母题,因其格外奇巧精致,常常从原故事中脱落下来,被中国民间故事家取来构造另一些故事,就像在工业产品中,把一个机器的零部件拆散,再去组装另外许多件产品那样。如中国幻想故事中常有主人公因在山野间偷听到野兽间的随意对话所泄露的“天机”(实即自然界变化的秘密)而转变人生命运的有趣情节,这个“偷听话”母题就是被佛经故事所巧妙运用而普及于中国故事之中的。这样的母题还有“祸母”、“煮海宝”、“解难题”、“远方寻宝”、“买智慧”、“学样失败”、“代人问事获好报”等。本书限于篇幅,未能一一给予细致解析。但在论及佛经故事对中国故事艺术世界构造的巨大影响时,对此应给予充分注意,而不应被完整的类型移植所拘限。

第三,另须说明的是,在数量众多的佛经故事中,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自然是很小的一部分,即使是这小部分故事,由中国民众口头转述并在世代传承中给予加工修饰或改造制作之后,染上鲜明的中国作风与气派,其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为明显的一点是,同中国民众心灵有隔膜而又游离于情节之外的那些佛家说教逐渐脱落,叙说更为生动活泼,贴近中国民间生活与心理。以类型91“猴子把心忘在家里”为例,在原来载有此故事的《生经》、《六度集经》、《佛本行集经》中,不仅按本生经的格式,将水中虬龙或大鳖同山中猕猴的关系,附会为佛陀同其对立者调达之前世纠葛的延续,插入了不少佛家说教,而且将鳖之加害于猴,欲骗吃猴心猴肝,附会为妻子在嫉妒心驱使下的蓄意加害;而中国陕西于上世纪80年代采录的《猴子和鳖打老庚》,却以结交朋友即“打老庚”作为核心母题来编织故事,最后以一段顺口溜结尾:“鳖老庚你快回湖,我在树上啃毛桃,不义之人不可交,哪有猴心挂树梢!”故事的情节结构和出场角色都来自原作,而情趣却富于中国特色,可以说脱胎换骨,完全中国化了。中国民间文艺家的艺术智慧和口头语言艺术才能,在吸收和改造印度佛经故事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第四,不论从“类型”还是“母题”上来看,印度佛经故事的传译所给予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的影响似乎较之汉族地区更为广泛深入。这是由于我国的藏族、蒙古族、傣族等多个兄弟民族有着信仰佛教的深厚传统,汉译佛经曾被转译成藏文和蒙文,傣族还可以直接读取巴利文佛经元典,哈萨克族先民康居部落的高

① 季羨林.《五卷书》译本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僧曾经在汉译佛经事业中作出过巨大贡献。因此这些兄弟民族民间故事之所以格外发达,格外精美,不只是由于这些民族富有口头文学传统,还由于它们伴随佛教信仰从佛经中吸取了更多的印度故事的滋养。我曾经撰写过评说藏族、傣族和哈萨克族民间故事的文章,常常为这些故事中的精巧构想、奇幻情节和充沛诗意所倾倒,现在我在研读数百篇佛经故事之后,对这一艺术奥秘终于又有了这一点的领悟。

大量佛经故事由印度向中国传译,是促使中国的民间文学和整个叙事艺术发生大转变的重大历史契机,也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罕见的盛举。

[收稿日期]2010-05-13

[作者简介]刘守华(1935~),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9

Tracing the Types of Chinese-translated Buddhist Stories

Liu Shouhu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he conclusion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roject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sto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olk tales. After reading several collections of Buddhist stories, the author found fifty corresponding types between Buddhist stories and Chinese folk tale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ccording to AT class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folk narration research. This i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n the way from micro study to macro expansion.

Key words: Buddhist story; motif; type

勾良村的文化保护与社会参与告诉了我们什么

本期卷头语简介了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向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捐助 20 万港币资金,以支持其进行“香港穆斯林文化与社会研究”项目。其社成员出于文化自觉和社会公民的责任感,把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参与,视为己任,当作权利。是我要保护,不是要我保护。无独有偶,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落潮井乡勾良村,曾一直陷于贫困落后的境地,但 2002 年以来,州民委、省民委先后将其列为民族文化村联系点,累计向该村投入 100 余万元资金,鼓励该村以“民族文化”为品牌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这一主导,带动了全体村民的“社会参与”,苗鼓、苗戏、傩戏、苗歌、苗族婚俗、农耕生活等传统风情,统统搬上了舞台;再经过科学的运作,终于迎来了民族文化产业的丰硕成果。2010 年前 10 个月到该村旅游的人数达到 18 万人次,旅游收入 780 万元。

如今在勾良村老房子没人拆了,苗歌有人唱了,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民族文化的保护已经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可以证明民族文化的保护靠外界的“输血”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只有将古老的民族文化与现代生活、与传承主体的生计有机结合,让传承主体自身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力量并依靠这种力量来获得生存,才能实现民族文化保护的良性循环。

这与把非遗保护的“社会参与”当作“有偿”服务和伸手要“拨款”的“良机”的某些现象相比,反差是多么鲜明!详情请参阅《中国民族报》2011 年 1 月 11 日头版报道。(敏)